

甘水仙源錄卷之九

鄂縣秦渡鎮重修志道觀碑

前鄂州教授雪溪逸人俞應卯撰

祖師重陽以全真名教者卽無極之真三五之精妙合而凝所以爲萬善之原也號之爲師之祖者蓋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也道之體大而無外細而無內道之用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以堯而存不以桀而亡不以愚而不足不以賢而有餘何者蓋元氣敷施陽以剛之陰以柔之木金水火以布列之此氣也人得之所以爲人也太極渾浩健以行之順以立之仁義禮智以綱紀之此理也人得之所以爲道也乾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本

翼集三  
又八八

父坤母旣以五性之全一理之真而賦之人而人不能全此直者不爲嗜好奪之則爲強暴失之不爲名利汨之則爲忿慾亡之此真之不能全則天下宜乎無善人無善人則國何由而治天下何由而平惟能全是道之真者可以爲帝王師可以爲後世法推而行之則無非飲純飫樸之俗神而化之豈有茹名嗜利之風子雲昧此所以有事莽之汚所以有投閣之駭子房識此所以成相漢之業所以成赤松之遊斯道也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修之則吉悖之則凶信不誣矣惟黃帝師是道於廣成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舜受堯之天下師是道於巢許而萬國寧武丁學是道於甘盤而商中興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且

太上玄元生於三代之時嘗爲柱下史矣遇周室道衰不能推其所爲遂著道德之編以貽後世其曰道大而又曰王配天地之大豈不與吾夫子一王之法同其功乎南華真人生於戰國之時嘗爲漆園吏矣因天下爭奪不能展其所行故寓其言於道以示諸人曰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蓋亦與吾夫子尊王之心合其志也迨西漢之四皓以是道定國本之計於一言東漢之嚴光以是道契中興之主於平昔至於晉宋齊梁歷唐暨宋時雖不古而斯道自存如許旌陽葛勾漏陶隱居寇謙之司馬子微東華正陽純陽與夫希夷亦善推其所全之真以及當時之君其正陽純陽陰陽不測之神至今常顯於寰宇之內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全

翼集三  
八文八

故重陽祖師得以繼是道之正傳全一真之妙理師本醴泉人也姓王氏於金朝初興之日舉進士中甲科人物魁梧天資秀偉方瞳熒熒美髯郁郁奈何道與時違故不以軒冕利祿縈其心常以水竹煙霞樂其志遂卜終南劉蔣而居焉一日遇鍾呂於甘河傳是道之妙訣以重陽爲號以嘉爲名於所居之室四隅各植海棠一株繼而策杖出關東歸海上有問其故則曰我向邱劉譚裏捉馬去人皆未諭其旨未幾從遊者七其所親侍者四馬鈺譚處端劉處玄邱處機是也號馬爲丹陽譚爲長真劉爲長生邱爲長春西還抵汴遽謂門人曰東華鍾呂之約不敢愆期吾後事在劉蔣全真之教汝輩當勉之言畢具湯沐奄

然而逝汴之名公巨卿賢士大夫無有不赴弔者旣而四師輦  
仙輓以入關中遵遺命而葬劉蔣事畢將歸四宗師憇於秦渡  
鎮真武堂茂樹之下彷徨然猶有慕師之戚執手分袂各述其  
所蘊之志俱不負祖師之囑長春隱於太公之磻溪長生寓東  
周之灑水長真居水南之朝元惟丹陽反築室於場爲今之終  
南重陽萬壽宮也自是全真之教漸興師宗之德益著於興定  
間有景慕四真之事者依真武堂經營宮室以奉香火恩例賜  
額爲志道觀值金祚將終民多凶暴觀宇灰燼恭惟大元聖文  
神武奄有四海生民綏定百廢俱興惟志道廢址尙存荆榛堙  
塞一日洞真真人于君道經秦渡載瞻故基慨然有過河洛思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奎

真集  
八文

禹之心對羹墻見堯之感遂命門人駱志通鳩工事材構殿宇  
聚徒眾恢拓乎宗師之跡增光乎玄教之風使一祖四宗之德  
業爲可大可久之基豈不偉歟予於暇日徜徉琳宇間覽紀事  
於碣石者與道體往往相違是以慊焉一日志通表四真之事  
跡丐予屬文紀述其事嘗觀太史公序九流之說儒與道特冠  
於眾流之上道之與儒同此一理儒之與道同此一機通其變  
則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則天下無善教若非圓機之士不足以  
論此也然教之在天下亦何常師之有且祖師以全真名教者  
豈非吾儒真實無妄之理乎其鍊形修性豈非大易窮神知化  
之妙乎方其護祖師之柩歸而克葬之後高弟能繼志述事者

有之廬其墓側者有之於斯時也何異乎吾夫子歿而門人治  
任將歸相向而哭之意歟及其長春宗師被詔北廷而好生之  
德感動人主轉不殺之機於一言之頃於斯時也又何異乎吾  
孟子告時君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之仁歟由是觀之則祖師所  
修之道宗師所繼之志既可以備帝王之取法則又足以致天下  
之治平大非秦皇漢武之時方士雜學之比亦非晨門荷蓀之  
徒長沮桀溺之輩觀今日書同文車同軌四海之內晏然朝廷  
之政清肅然後知植海棠之意不誣於其先邱劉譚馬之事有  
驗於其後噫是道也自常情觀之神妙難測由至人守之不外  
乎一真之理故全真之教雖遺世獨立而尊君親上之心常存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奎

翼集三  
卷之八

雖遐邇隱居而愛人利物之仁愈切卽無思無爲之誠以顯其  
有感有應之理在宗師旣能神知來而智藏往於門人又能繼  
其志而述其事豈不有補於聖明之朝乎非志於道其孰能與  
於此哉從而贊之曰道體渾浩兮無臭無聲陰陽肇判兮成象  
成形幽潛淪隱兮升降八紘惟人爲貴兮萬物之靈原始要終  
兮故知死生嗜欲之汨沉兮出入莫測其心列仙之相傳兮祇  
欲全乎無極之真不先覺於重陽兮孰開妙理於我人爲道之  
紀綱兮橐籥乎二五之精志道復古兮煥然而一新真人常在  
兮道備而德純一祖四宗兮亘萬古以皆春

燕京白雲觀處順堂會葬記

寂通居士陳時可撰

長春大宗師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宮之東甲第爲觀號曰白雲爲葬事張本也越明年三月朔召其徒而告之曰父師殯於葆光未安也吾將卜地白雲構堂其上而安厝之何如或曰工力非細道糧不足未易爲也公曰誠以孝思報德何患乎不成矧我父師遺德在人四方門弟子疇不追慕當自有贊成者公等勿疑縱復不然盡常住物給其費各操一瓢可也於是普請其眾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雲中河東道侶數百輩裹贏糧來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麗榜之曰處順既祥奉仙骨以葬其歲月事跡已見於本行碑一日求予別爲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齋

真集三  
X七

之記將以諸方會葬者之名氏刻於石之陰以大其事余然之有笑而詰余者曰昔莊子之將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將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老聃之死也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道家者流學老聃者也今夫長春子之徒徒以處順名其堂而其師反真之日相與嚴敦匠之事且嗷嗷然哭之其哀如是及至葬大備其禮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其厚且侈又如是是豈老莊之

意乎余應之曰以長春子之懸解其視生死如昨夢然豈有望於是哉但弟子戴師之恩不得不爾且所謂理事者若知之乎夫忘哀樂外形骸理也方外之聖賢自處如此至於送終追遠事也人間世之禮如此若泥於理而蔽於事得謂之智乎吾書生也試以吾孔孟之道語若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欲其甚大過厚也孟子之書有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忘孔子也今也遊長春之門者既學其道矣能不以墨者之薄葬其師又將慎終追遠如子貢之徒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奎

真集三  
X 28

何害爲達哉若以爲哭則害道也若嘗笑乎曰然笑與哭哀樂也而笑獨不害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苟哀樂中節又何害於道乎難者乃屈因書其事爲記且遺其徒以詩使歌以供師以見弟子思師之至師有德之至也其詞曰師乘雲兮帝之鄉蛻仙骨兮留葆光將葬茲兮啟玉棺貌如生兮髮膚完既更其衣兮又新其冠人所知兮其不朽所不知者兮不亡之壽師在天兮閱塵世有室輪囷兮可遊可憇師憐我勤兮時來歸跨鳳驂鸞兮匪鞭匪笞屋頭有山兮門臨風漪杖屨所經兮若或見之歆我兮祐我進穀蔬兮侍香火立門之教

兮師能弘國家崇尙兮子孫奉承我曹報德兮來者無怠尊禮  
朝參兮敬之如在

懷州清真觀記

新興元好問撰

修武清真觀在縣北全真諸人爲長春邱公所建者大定初邱  
公自東萊入於關隱礮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爲有道者興陵  
召赴關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徘徊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  
道院武官爲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於此則與  
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於鄉豪馬子安而得之積以  
歲月廬舍乃具舍傍近出大泉溉田千畝稻黍蓮蕩東與蘇門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卷

翼集三  
八〇〇

接茂林脩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煙朝暮使人顧  
揖不暇考之地志蓋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  
例賜今名邱公令其高弟劉志敏來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  
之兵觀毀正大辛卯志敏之徒冷德明復葺居之今所食亦千  
指矣余自大梁羈館聊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介于幕府參  
佐祁文舉郎文炳趙尙賓請予爲記冷與房道行清高皆喜從  
吾屬遊故爲次第之并著予所感焉蓋自神州陸沉之禍之後  
爲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  
故爲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業父慈子孝兄友  
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九官而有司徒仁義禮樂典章法

度與爲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蚕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驩然而有恩於聖人之教也如飢之必食寒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之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乎其間傳有之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屬之天今司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飢者不必食乃不可以常理詰之者如皇極書所言王伯而降至於爲兵爲火爲血爲肉元元之厄適當斯時人情甚不美重爲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鬪而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未艾也邱公往年召對龍庭億兆之命懸於治國保民之一言雖馮瀛之悟道主不是過天下之所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李

翼集三  
八八八

以服其教者特以此耳今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勢隆盛鼓動海嶽雖凶暴鷲悍甚愚無聞知之徒久與俱化銜鋒茹毒遲回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禮義無以制其本刑罰無以懲其末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救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殺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爲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丁酉十二月有六日記

衛州胙城縣靈虛觀碑

翰林修撰郡人王惲撰

衛之胙縣距城北墉有觀曰靈虛蓋玄微真人大度師李公所建也門人奉教歲久彌篤故殿堂像設廊廡齋室制不崇侈畧



潰於成初胙之割於滑也越金明昌間河改南道因入於衛貞  
祐南遷迫爲疆場建帥府統州治宿重兵繫浮梁阨爲京師北  
門歲壬辰金人徹守天兵徇取之明年京城大飢人相食出逃  
死求餽者日不下千數旣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殍死  
風雪中及已濟而陷歿者一日間亦無慮百數方草昧未判獨  
全真教大行所在翕然從風雖疆梁跋扈性於嗜殺之徒率徼  
福避禍佩法號者皆是也時無欲子李公已在衛有日目其事  
愀然嘆曰厄會乃爾人發殺機復至於此耶吾拏舟而來本行  
化北遊茲焉不格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建此道場以  
爲神道設教之本於是玄風一扇比屋回心貪殘狼戾化而柔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卷

真集三  
XV

良津人跋俗悔過受教於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兇焰燎原  
撲殺心於已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爲坦途由是而觀非好生至  
德浹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起集大眾謂曰吾學道  
有年印於心者一與虛而已蓋生之所恃精與神也神之所安  
虛與靜也一則爲營魄之主虛則乃萬物之本故經云天得一  
以清地得一以靈神得一以靈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  
觀其復惟其虛則能靈靈則自虛矣且天地虛而發亭毓之妙  
日月虛而盪照臨之光山澤虛而蒸雲雷之變人心虛而爲萬  
物之靈致虛而要其極不過鍊精守寂滌情去慾而已因題其  
額曰靈虛二三子敬奉吾教且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今業漿

之家十饋其八九吾不可久於此明日遂行自是風聲教習洋  
溢於河朔矣師諱志遠秦原月山人年逾三十棄妻子入道師  
浮山碧虛子遂盡得真傳深入性窟故爲大宗主推德主持玄  
教於終南祖庭者蓋有年矣生平以濟物爲本事具重陽宮碑  
茲不復云歲丙午詔大醮燕京師預焉上旣受釐特加師玄微  
真人號且應寶冠霞帔之寵世以酒李先生行云甲寅春復以  
醮事赴召堂下真人以是年夏六月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及西  
歸門人啟柩顏色如生越冬十有一月扶護至衛弟子王志安  
等以縗絰成禮哀號凝慕如喪考妣醮祭三晝夜而去禮也啟  
行有祥雲晻晻自東北來陰翳蓋如抵西南河塹而散是夜朔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堯

翼集三  
×××

風震屋將濟卽止船安如陸吁亦異哉中統五年春志安等圖  
爲不朽用昭師德遂以禮幣來謁曰先師行業杳乎難名教之  
所及師之所在也然過化存神之妙經度營建之始無文以詔  
來者責其誰歸吾子方有志圖經鄉粉盛事幸爲我樂道之敢  
再拜以請僕儒家者流道不同不相爲謀獨嘉其尊師重教窮  
源務本篤信有如此者故卽其說而爲次第二且全真爲教始  
以修真絕俗遠引高蹈滅景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  
果哉末之難矣終之混跡人間蟬蛻泥滓以兼善濟物爲日用  
之方豈以道真治身以緒餘爲國以土苴治天下乎不然天命  
之性有物有則彝倫一敘終不得而弊之耶如長春真人邱公

在先朝時

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爲本其利亦云博哉今觀玄微真人  
度師李公出處行已若易地則皆然爾於是乎書且爲門人作  
詩追遠仙遊以極奔逸絕塵之想渺渺帝鄉乘白雲而何在依  
依玄鶴抱黃石以空悲其辭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後人依假土苴傳騰口取  
說書百千祈禳服食金鼎鉛樓居紫清致神仙全真獨挾龜玉  
筌徑以方寸爲福田七子大鑿疏河源龍章鳳質炳後先風聲  
波動東海堧真人躍出原月山天稟至性虛靜專一物不獲乃  
我愆黃流洶洶翻鱷貪噬不已垂飢涎汴人脫死常膠船葬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李

翼集三  
X〇三

之爾腹誠可冤先生有道光日躔手拂醉袖敗履穿鱷牙笑拔  
鬚爲編濁浪蹴破爲澄淵遺黎北渡賴以全功成不居世愈賢  
超出物表冥鴻翻千年喬木鬱紫煙以靈揭宮舍至言頭頭具  
道道眼圓伐柯睨柯開蒙顛門人奉行周且旋如入鄭圃居漆  
園至今遺照無徼邊皎焉靈臺霜月懸黃鶴一去不復還終南  
太華空巍然金華元精萬古緣吁嗟世盲誰與痊山中瑤草空  
芊芊何時真遊來羽軒赤霄望入崑崙巔我詩刻石不可護用  
作華表歸來篇

鄧州重陽觀記

鄭亭麻九疇撰

夫李以冬實尼父書以爲異梨以秋花景佺引以自咎今榜觀以重陽李梨之類乎非也蓋物當落而再華者異乎天者也人已漓而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乎天者爲天道異乎天者爲人道夫天以氣論人以神論神得之於天神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爲陰矣人本陽接物則爲陰矣天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能常天人一逐陰而陽終不復故人不能常神且夫霜之落木曾幾旦晝而陽氣生於黃泉與夫人之大樸已散而放遜自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樸如大凝而霆大昧而暎是則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柱下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爲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爲陽之道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圭

翼集三  
X 文 8

說遂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漓一則孩漓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未敗於五色樸猶淡也未爽於五味此冲陽之陽也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子者也求陽以樸終南王重陽豈其人耶予不知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王重陽諱喆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間脫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有八遇二異人得證立理彌復跌宕東邁瀕海從遊者眾旣而蛻於汴梁今鄧之鎮防營偏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嘗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思昔立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祠剪荆築垣乃建斯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道賢韓鍊真劉志剛住持

之蒙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椽甍像器蔬  
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鏹皆王立爲之一日託其同門于志  
慧吳通溫持予故人王萬山書求予文諸石旣不能拒乃取柱  
下以樸爲陽之意以警之且爲之銘曰

樸爲氣母基無形無形之中陽所冥自從六鑿鑿竅成遂使晦  
魄蝕陽晶何曾一刻收心兵蕉顛鹿倒醒未醒玄珠不覺沉滄  
溟誰能卻作抱中嬰力挽蒼龍還太清粵有畸人黜聰明獨騎  
元氣朝神京絳霄下瞰漢與星豈有微垓于宮庭陽之重兮大  
樸盈後嗣作觀師其名嗟我有言空籟鳴無言之言乃真銘

燕京叔建玉清觀碑

甘水仙源錄

圭

真集三  
八八八

道藏輯要

雲夢趙復撰

一介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於人必有所濟古之君子抱負道  
德不幸而不得有爲於時猶當行之一邑一鄉以盡已之職分  
逮其必不得已則以活人爲己任昔陸宣公以仁義之學輔德  
宗晚貶忠州關夔牖終日端坐其中書本草製藥物以惠州閩  
之有疾疾者故參政范文正公常言堯願爲帝王師窮願爲良  
醫仁者以經濟民物爲心蓋未嘗必天下以不遇而遂忘之也  
燕有隱君子姓馬氏名天麟字君瑞志希其法名也世居上谷  
之德興自其父祖以上皆以醫學起家而潛德不耀初金國大  
定明昌中經理北邊桓州開大元帥府公之父以醫從行公時

年幾冠由曉女真言擢帥府譯史歷仕諸帥皆以幹濟稱積十  
餘年秩滿罷歸貞祐甲戌杖策渡河校功幕府有司覈按舊蹟  
補亳州衛真縣酒稅監滿卽投檄不仕居許沐間與里人冲虛  
大師李公有舊常往來京城之丹陽觀且日與名士大夫遊正  
大壬辰國破公自許昌挺身北渡抵燕遂納拜於洞真子真人  
爲受業師公旣與世不偶乃北踰居庸涉武川乞食昌州境中  
見營幕錯居感疾者眾類乏醫療公慨念疇昔卽發其所祕三  
折肱之藝煑散餌之病者四起會那演相公避暑嶺外嬰酒積  
癥臥病帳中命公視之一劑立愈忻然握手相得如平生懽因  
聯騎南下禮清和老師得印號清夷子公旣歸燕直相府之東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七

翼集二  
X文8

通衢之北百步而近曰甘泉坊有東嶽行祠居人奉事惟謹及  
公至虛席請居之因並施焉旣又斥地得數畝薙草擺葺延袤  
如度售材陶甕剏建爲玉清觀棲泊道流館穀諸方蓋燕距昌  
千有餘里公夏時而往比秋而還歲率爲常其所遊者皆名王  
貴人凡醫術所贖悉歸常住一物不留私囊中那演暨其弟三  
相公素服公廉靜寡欲咸加禮重常依助其所不給及南庵庵  
主李公志玄者復相與經營宣力甚多已署正殿四楹將立元  
始像齋堂寢室可食可居庖滷蔬井可濯可漑高明爽塏魚貫  
順序焚香燕處希夷無爲以祖述黃老而憲章莊列公之志願  
能事一矣公雅與太一知宮李公志通及丹陽大師劉公志安

道同德合爲方外采真之遊一日無故而疾作常謂二公曰余年逾從心大期斯迫與公等交遊三十年蹤跡半天下區區營巢一枝者將爲度師真人諸上足傳道之地耳門人法屬未有畀付玉清後事欲勒諸堅珉以垂不朽幸卒勉之旣稽諸宿論僉謂宜允公性資慷慨豁落無隱恭謹博愛輕財好施自從事冠裳律已嚴甚恪守師訓刻形待物昌州當驛騎孔道每歲掌教真常真人北覲天庭公必先事經理纖悉備具罔有闕遺則公之用力於斯道可謂靡矣故備述其平生始末而系之以銘其辭曰

太虛無形玉清無色道斯強名化靈有極恭皇於穆象帝之先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書

翼集三

×1111

翬飛輪奐棟宇森然黝甃山升梓材魚貫爲國表儀視民容觀翼翼相府維護維呵矧矧有侶宣力孔多得一以盈緒於土苴修之乃真以福天下污隆旣異懷卷無方經生起死折肱之良我闢玄宮以閱眾甫博大宗師神明爲伍西山之東東山之西勒此銘詩爲天下谿

德興府秋陽觀碑

澶淵張本撰

大朝庚辰歲長春真人邱公臥雲海上以真風玄行聞於輦轂天子賜近臣金虎符齋手詔來聘仍命使軺所歷聽便宜行事太守郊迎縣令前驅驛馳數萬里以甲騎五百擁衛其行旣蒙

入見扈從日久從容賜還衛送之制一如初命將抵燕山駐車於德輿且寬跋涉之役也懷來之野積歲連兵遺骨暴露大關山之羽士韓志久斂而瘞之方修黃錄之祀再拜懇公來尸其事靈應之徵青鸞尋儀山市爲見旣竟杖登乎大關之陽覽山川之勝南望晉山下瞰沃壤極目砥平仰見居庸亂峯仍聳蒸嵐鬱黛如雲駟千乘旌影磨空將會蓬瀛而東北視大關一帶諸山煙霏林纈蒼翠間錯如張百幅錦屏於葛稚川之居左右兩峯葱翠峭出如碧幢對侍肅肅然聽有所止作山半一泉佶曲而下如玉龍收雨蜿蜒蜿蜒而自容與也公乃停覽倚杖而嘆曰巖壑之僻如此林泉之佳如彼市朝騰沸而莫能干輪蹄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畫

翼集三  
又云

旁午而不相及此非洞天之杳杳乎時暑方收秋露甫降千英含實萬葉翻光炎曦再麗於西成之隙此非秋陽之杲杲乎吾將以仙居構此山以秋陽名此居來汝志久其爲我成之羽士旣諾而退曰秋陽之見於書者曾子常言之矣蘇子亦賦之矣吾師復以此名吾觀者豈非其意欲令我輩內行肅肅如秋之清外貌融融如陽之和二理相涵庶乎道家者流之能事畢矣羽士旣服厥命以虛接物以嚴律已披榛伐木陶甓構工親歷艱險雖頃刻之間不敢優游脇沾於席旣盈十霜起三清正殿七真殿兩廡東西方丈中外二門翬飛煥然至於賓館雲庵泉廚蔬圃凡所區處莫不適宜玄鶴朝來白雲夜集棟宇幽廠花



木秀陰小有洞中之一天也居徒常至七百餘指歲種白糧奉御餼一車入貢以爲常觀其規模創制章章悉備羽士志尚亦可見於茲矣以幣走燕京謁文於僕曰惟先師之志惟小子罔克自度以承之數載於此若履春冰若奉槃水惴惴然惟恐荒墜厥命今其克保厥終惟師之精爽在天無遺其羞先生蓋嘗侍翰林必世之善爲辭令者所言足以傳世幸賜之文以庇我後人圖惟茲不朽也僕亦佳羽士出自燕山韓氏韓實聞族能遽釋於膠以履百艱成其師之志亦可尚也系之以辭曰

蓬壺匪遙或寓於塵有發其潛須偶至人大翻之墟萬山鱗鱗朝挹清泉夜宿白雲云何代邈寂爾無聞豈彼開泰亦有其辰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美

翼集三

誰知秋陽冥俟長春一入品題倍出精神煙嵐改色花木生薰殿宇崛起丈廡區分居能倡玄靜可安仁尺材心計塊石手親非彼羽衣自樂百勤師所志之亦我其伸惟久則弊匪增莫新尙告將來視此刻文

叛建真常觀記

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王磐撰

真常觀長春宮之別院也真常李公所叛因以名之初宮之西正與朝元閣相直可一里所有廢地一區荆棘瓦礫翳蔽封塞蓋兵火之餘戶口稀少居人惡其荒僻無鄰莫肯居焉一日真常杖屨偶過其處披荆棘躡瓦礫登北阜之上周覽四顧徘徊

久之謂從者曰此可居也吾他日得謝事將憩老於茲焉暇日稍稍芟除荆棘輦去瓦礫發地而土壤膏腴鑿井而水泉甘冽遂葺治蔬圃種藝雜木版築斧斤之工未嘗施設而道宮琳宇幽棲高隱之氣象已班班於目中矣及真常棄世誠明張真人嗣掌玄教繼真常遺意構三清殿九真堂齋堂廚舍祈真之壇靈官之祠又構環堵靜位十餘所以居宮中年德尊高不任事役喜修習靜功者誠明棄世後數年提點冉志誠文侍李志恆等一日會坐堂上顧瞻棟宇之高爽厯覽園圃之清幽相與言曰剪荆棘除瓦礫取眾人之所棄以開勝境者真常李公之高識也鳩工役庀材用繼先師之遺意以集盛緣者誠明張公之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老

翼集三  
八文八

仁心也吾儕託先師之餘廕無所營爲而坐享成功不可使二賢師之善事泯滅無聞也當伐石爲記以傳不朽遂以立觀事跡來求文余曰論事而觀其跡不若遺跡而求其理理得而事不隱矣夫道宮之有別院非以增添棟宇也非以崇飾壯麗也非以豐阜財產也非以資助遊觀也賢者懷高世之情抗遺俗之志道尊而物附德盛而人歸蓋欲高舉遠引而不可得遂焉故卽此近便之地閑曠之墟以暫寄其山林棲遁之情耳南華有言聖人鶉居而鷇食夫鶉居者居無定處也鷇食者食不自營也今也掌玄教者蓋與古人不相伴矣居京師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宮觀徒眾千百崇牖華棟連亘街衢京師居人數十萬

戶齋醮祈禳之事日來而無窮通顯士大夫洎豪家富室慶弔問遺往來之禮水流而不盡而又天下州郡黃冠羽士之流歲時參請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嘗絕也小闕其禮則疵釁生一不副其所望則怨懟作道宮雖名爲閑靜清高之地而實與一繁劇大官府無異焉故長春之有別院所以爲避喧撥冗之地也歟清心時來憩止退堂則永遂休閑此別院之所可貴可尚而不可無也老氏有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故別院者君子所以駐輜重而存燕處者歟若夫計地產之肥磽校棟宇之多寡如豪家大族增置財產以厚自封殖而務致富強則非賢者之用心矣予故表而出之至元乙亥歲秋七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夫

翼集三  
XOX

月十五日記

大金陝州修靈虛觀記

女几野人辛愿撰

興定紀號之三禩歲在己卯之孟夏四月陝州靈虛觀道士辛姓而希聲其名者因甯海羽客于君揭其地圖及其建置行事之始終以來謁文於予曰希聲世籍河東爲平陽人自幼出家去鄉里遠遊參九鼎鐵查山雲光洞體立大師玉陽真人爲道士頗窺至道之要大師諱處一姓王氏牟平人受道於祖師重陽真人爲全真高弟與邱劉譚馬孫郝諸大仙伯比肩知名自世宗皇帝暨章宗東海二朝仍皆蒙禮遇錫號賜服爲吾門光

華年七十六猷世蛻形於東牟蓋三年於此矣平生唱道偈頌文字頗多已盡播四方好事之口獨所著五言長韻金丹詩訣一章希聲私藏甚久人無知者今希聲年且老託跡于陝乃與二三同志翫茲一居奉爲十方同門往來遊憩簪宿之所載惟先師玄妙之文不可終祕不傳謹已刻石與天下後世修真之士共之然不得妙於文辭者記其本末則一切曖昧猶不傳也竊聞吾子好爲古文多從方外遊敢敬以請予嘉其誠篤不可辭目必不得免乃不辭而爲之謹按道家源於黃帝老聃至列禦寇莊周氏廓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並立爲教於天下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齊物我會羣有於至虛而取其獨爲最妙者而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卷

巽集三

×××

其粃糠之餘猶降而爲天地神明內聖外王之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閎博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於糟粕以爲聃之書滅絕仁義禮樂不可以訓馴至晉梁君子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詆之過矣竊嘗論之今所謂全真氏雖爲近出大能備該黃帝老聃之蘊然則涉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爲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爲高黠滑以爲通詭誕以爲了驚聾眩瞽盜取聲利抗顏自得而不知愧恥者遠甚間有去此而卽彼者皆自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然則希聲圖翫建立以待學者其意蓋亦出於如此故予有

取於是而樂爲稱道庶將來聞其風遵其途以遊黃帝老聃之  
闢闕者知夫聖人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滯乎一曲而已其  
觀之基址以畝計之者五而以置其地以承安之壬申聖堂廚  
所雲寮皆備具於三室而廣其制度不侈不陋是時兵餓方相  
仍故其措置大略如此其最竭力同事以興是役者武道堅希  
聲同郡而年甚先今老死已久其費錢買額贊成之者李拯咸  
平人世爲宦族清修好道今方以材選爲令于杞于君名道顯  
淡守中皆與希聲同爲門人云

道藏輯要

甘水仙源錄

全

翼集三

一  
女  
×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共百堅製

道教學術資訊網

